

# 无色花季

●郑建华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无色花季

● 郑建华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位青年女作家叙述的一个凄婉、悲凉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无色的花季——

一座由监狱改成的建设兵团。

清丽的少女舒宁成为兵团战士的第一天，竟意外地见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如今已成囚犯的项雄！于是，一场恩怨丛生、忍无可忍的爱情悲剧从此拉开。

兵团里爱情之树愚顽地成长，上面结满了一枚枚苦涩的青果，唯独没有甜蜜的红豆。纯情和卑劣，天真和刁钻，揭示了一群少男少女的不同心态。圣洁得令人不敢仰视的丁华，恰恰成为浪子燕南心目中的明月；整日挣扎在阴影里的关东平，承受着心灵的背叛，在白天使和黑天使之间悄然离去；好似步出红尘的司空平，心中却填满了生离死别的积淀；红色女性柳珈，是一个用谎言和计谋堆砌起来的“胜利者”；智者李默吟最终完成了一个智者的升腾……

这个曲折跌宕的故事，将带你穿过一条狭窄的生活长廊，去领略曾经有过的人生。

## 无 色 花 季

郑建华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24千字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29—0812—7

I·731 定价 5.50元

鲁新登字第3号

## 第一章

十尺高墙的电网里正通着足以置人于死地的高压电，五道铁蒺藜送给人们一个伟大的恐怖。把本来明媚的阳光、白云、蓝天和空中飞动的鸟儿弄得一点也不浪漫。

在阳光和高墙下肃立着一位少女。

她站在这里已经许久了。

她就一直这样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那些电网，思维肯定在那五道铁蒺藜上面舞蹈。细细看去，她的眼里已经蓄满了很沉重的泪水，有一滴泪水已经冲出她的身体顺着脸颊往下流淌着，阳光下，那泪很委婉，也晶莹。

谁也想象不出她的面颊竟会呈现出一种简直是美丽绝伦的透明，那样一种极为罕见的又极为打动人心的透明，让人们忍不住会去想，这样一个几乎是透明的小姑娘，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人世间究竟怎样能创造出这样一位满是灵气和圣洁的小姑娘呢？

她穿着一件在那个时代最常见的深蓝色翻领外衣和一条深蓝色已经陈旧了的裤子。这些陈旧和暗淡恰好罩住了几乎就是光彩照人的她，让她在人群中不那么显眼，这正好是她所企求的。

这时候，她发现那一个年轻的男人还在不远处注意她，她

感到了一阵慌乱，想着赶紧脱离开他的注视，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她害怕别人注意她，尤其害怕男人的目光。在男人那种放肆的目光下，她会感到自己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小鸟那样无依无靠。

可是，她惊恐的发现，那个男子已经朝她走来了。

“怎么办？”她问着自己，却知道一点办法也没有。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一位陌生的男人，她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她低垂的视线里，首先出现了一双洗得发白的黄胶鞋和同样洗得发白了的黄军裤时，便听到了他的声音：

“你是刚来报到的吧？”

她觉得这声音竟很柔和很熟悉，而且并不让人紧张。

她当然没有吭声，只是把低着的头点了点，算是回答了。

“分在哪个部门？”他又问。声音还是那么温和。

这时，她不得不回答了。但她仍然不敢抬起头，更不敢看男人的眼睛，她几乎肯定的感到男人的眼睛对于她就是两潭无底的深渊。于是，她低着头小声说：

“技术股。”

她听到那人无声地笑了，她虽然没有看到他的面容，还完全不知道面前这个男人是怎样一副相貌，却感受到他此刻无声地笑了，便听到他说：

“我在宣传股，叫关东平，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舒宁。”

舒宁听到自己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向这样一位男子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感到一种新的生活也许就这样开始了，她将在这里度过她年轻的时光。

“其实我们很快就会熟悉的。走进这扇大铁门，咱们就算是

兵团战友了，我们又都在机关食堂就餐，还得一个锅里摸勺子呢！对不对？”

舒宁感到关东平的话很平静很自然，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端详着这位“兵团战友”。世间的事情很奇怪，只看了一眼，舒宁就感到这是一位很可交很值得信赖的人，就像是自己很久没有见面的兄长一样。这真的很奇怪？这种感觉究竟是从哪里跑出来的？要知道这些年来，舒宁几乎警惕所有的人，戒备所有的人，她感到万万不可轻易相信某个人，别人对于舒宁都是一种捉摸不定的陷阱。舒宁谨谨慎慎地躲避着别人，把自己尽可能小地缩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直到爸爸以前的老战友、这个兵团里的副团长吴叔叔将她带到这里来当“兵团战士”。这种安全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舒宁这样问着自己。这时，她看到关东平笑了笑。

“我正要去连队要个材料，路过技术股，我送你去吧。”说着，他弯腰提起了地上很简单的行李，转着身，微笑地等待着舒宁。

真的，他的确很让人放心，尤其是他那一双绝对没有一丝一毫邪念的眼睛，当它们看你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少有的清澈和纯粹。而且，舒宁觉得，他的确长得很清秀，很引人注目，或者说很迷人。

舒宁也笑了笑，顺从地说了一句：“谢谢了。”

“简直是举世无双。”关东平的脑海中突如其来地闪出这样一句话。

的确，他一直在注意着舒宁。从她拖着素洁的行李站在这里静立，就注意到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小姑娘。她的确显示出了一种非凡，一种无与伦比的非凡。她的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吸

引力。一种带着无限的忧郁和无限的美丽互相矛盾的一种和谐。他的思维深处忍不住要去接近她，去关心她，去了解她。这种力量很奇怪地驱使着关东平，驱使着在兵团里被姑娘们羡慕却又敬而远之的关东平。要知道，关东平的洁身自好，依别人看来简直是没有来由的苦行僧一样的洁身自好在全团是闻名的，姑娘们私下里几乎每天都要提到关东平这三个字，又都疑惑不解他至今这样苦守自己从不向任何一个姑娘敞开门扉，又谢绝勇敢的姑娘们敲门的行动是不是怪僻？

当然，关东平绝没有在这样短的凝视中对舒宁有些什么深层的思想，他仅仅是感到对这个小姑娘的奇怪？以及想要帮助她的一种冲动。他自己也多少知道一些姑娘们的心理，如果自己对那位姑娘多说几句话，这位姑娘就会受到其他姑娘的重视。对于舒宁是不是起因于这样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当时的确并不是那么清楚。他仅仅是非常注意舒宁，并且帮助了她。

他俩这样并排地走着，自然引起了别人的猜疑和奇怪。因为去技术股必须要经过一条人来人往的通道。

“肯定是他妹妹。”舒宁听到一个人小声地说。

“我看像。”

“去问问？你。”

“我才不去呢，要去你去。”

“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长的，玻璃人一样，真玄了。”

“吆喝什么，让关东平听见。”

“听见怎么了？”

几乎所有人都明着暗着观察着舒宁和关东平。关东平大概常经历这样的场面，并不觉得怎样，舒宁却已经很紧张不安了，她感到走在身边的关东平简直就是一轮太阳，烤得她汗津津的。

其实，姑娘们的议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仔细一看，关东平和舒宁的的确确有某些相似。同样白皙的皮肤，同样有一双看什么都忧郁的眼睛，同样有一副暗然神伤的神情，一双紧皱着的眉头和一张封闭了苦难的嘴。最最关键是他们的神态，竟都浮现着一种面临深渊，面临危难的如履薄冰的惊恐和愁肠。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神态，而他们两个人却都显而易见地浮现着，而绝非是装模作样所能装出来的。也许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暗中的交流才使得舒宁一见关东平，关东平一见舒宁便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在当时，这种吸引力绝对是不清晰的。

听了别人的议论，关东平侧了侧脸，看了一眼舒宁，苦笑了一下，露出很好看的牙齿，把一缕悲苦留在了嘴角。

两人并不说话，就这样并排走着。

这时，又迈进了一道小铁门，铁门的旁边有一座很小很坚固的岗楼。关东平过去跟背着枪的哨兵说了几句，那哨兵朝舒宁一挥手，关东平领着舒宁走进了小铁门里。

一进铁门，里面顿时有一股发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地方，来往的人已经不多了，高墙里又套着一层高墙，上面依旧有五道电网被风吹着发出很好听的声音。舒宁感到了一阵紧张，她这时非常感谢身边的关东平，假如让自己去走这样一段曲折晦涩的路大概不知要费多少周折，不知要累坏多少心绪。她充满谢意地说：

“我来拿一会儿吧。”

“就要到了。”关东平没有松手，继续走。看到舒宁一脸的恐慌，便笑了笑，有意放松地说：

“这就是监狱，你刚来大概有些害怕，常了就习惯了。刚来的兵团战士都这样。你在军务股，是不是已经看到兵团的规定

了？”

舒宁点了点头，想起那一系列奇怪的规定：“女战士不许穿短裤、裙子、短袖衫和凉鞋入厂”、“兵团战士不准谈恋爱”、“见到犯人要目不斜视”、“不准和犯人有任何来往”、“夜晚女战士不准独自一人出入厂区”。等等，等等。

这时，他们拐了一个小弯，扑面而来是一堵高高大大的墙壁，上面涂着鲜红的底色，它突然出现在舒宁的面前，你不可能不去看它，因为在这一条胡同里只有这样一面大墙，你必须看它。阳光刚好洒在它的上面，广广阔阔的闪亮着，把那种鲜红夸张到铺天盖地的地步，墙上写着十二个大字，字很大，写得的确有功夫：

脱胎换骨，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黄澄澄的大字，辉煌夺目，气势不凡，舒宁却感到一股凄凉，眼睛飞快地从墙面上滑走了。

这是一座监狱，坚固冷峻。经日本人、国民党，而后共产党。应该说，这是一座相当不错的监狱。囚犯们生产的机床，颇受用户的欢迎。

如今，这所监狱正发生着突变，一群戴着红星红旗的中国军官们接管了它。于是，天南地北，四面八方（除台湾省外），一下子涌进了两千多名知识青年。他们你牵着我，我勾着你，牵三挂五，盘根错节，结成了一条条各具风采的“裙带”。他们年轻、气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正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穿着兵团被服厂里像他们这样的人缝得极其粗糙的“兵团战士服”。这些衣服发下来时，一批发绿，一批又发黄。好

在这些兵团战士们没有一个去计较的，无论是谁，领的时候都欢喜雀跃的，穿在身上顿时觉得腰杆子直了许多。只可惜没有领章、帽徽，缺了这三点红，活像电影上的“国军”俘虏兵。他们不在乎。每逢全团大会，黄黄绿绿的一片，扯着天南海北的方言，叽叽喳喳的，别有一番情趣。也有大胆的，偷偷借来领章、帽徽，自个钉上，买张四角的车票到五十里外一个叫“青岛”的城市里过过瘾，照几张照片，私自藏起来，闲来无事，蒙头盖脸的在被窝里独自欣赏，或给最贴心的朋友看。

他们的月薪是十八元人民币，这很让那些一无所有的下乡知青羡慕。

快走尽这面大墙的时候，关东平突然对舒宁小声说：“舒宁，不要看他们，那是些犯人。”

舒宁用极轻的声音答应了一声，微微抬了一下眼皮，又立即垂下来。她看到不远处正站着几排穿深蓝色囚衣的犯人，新剃的光头在太阳下格外扎眼。舒宁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个风趣、倔犟的老共产党员。此刻他正戴着莫须有的罪名，坐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的监牢。一想到父亲，一想到父亲正在一个荒凉的劳改农场服刑，舒宁的心立刻悬到半空，心里苦济济、酸楚楚的，眼里的泪又想往外涌。她极力克制着，疾走。

关东平已经看到有几双色迷迷的眼睛狼一样盯着舒宁看，有几个半张着贪婪的大嘴，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畜牲不如！”关东平心中狠狠地咒着他们，一股怒气平地而起，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仇恨，每每看到好色之徒，他都抑制不住这种仇恨，甚至掠过“杀死他们”的念头和快感。

舒宁已经感到了这些令人可憎的目光，感到这些淫荡的目

光像是一只只看不见的手，在拼命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从脖颈上，乳房上，往下脱，直脱得你一丝不挂。他们的眼像X光一样无耻地贪食着你的身体，舒宁觉得自己快要被他们看化了。

她求救地向关东平身边靠了靠，寻求着保护。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似乎上天有意做的这种安排，这种残酷的当然也算是幸运的安排。命运有时候让人说不出话来。

犯人们的主管正在点名：

“李默吟。”

“到。”

“项雄。”

“到。”

“项雄？”舒宁疾走的脚步和思维突然顿住了。

“项雄？有人叫项雄？这里有一个人叫项雄？”

舒宁被这个名字击溃了。这个脆弱的小姑娘感到这个名字像一枚炸弹在心的上空爆炸了。她感到身子在一点一点地下陷。脸上掠过一层死灰一样的惨白：

“项雄？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吗？”

舒宁的心里撞击出了如饥似渴地冲动。

这时，她把低垂的头猛的抬起来，竟毫不顾忌地扭转头，瞪大了眼睛，朝着犯人队伍中看去。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文文弱弱的小姑娘竟会勇敢的有那样一双渴盼的眼睛。她看到几张下流、卑贱的脸，看到他们像一只只野兽一样贪婪的肆无忌惮的看着，她也看到了一些死亡的没有半点生气的脸，毫无血色，如同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只剩下了一张张外壳。他们的灵魂已经抽空了……

没有项雄，没有舒宁要找的项雄，没有引起舒宁狂涛飞澜

的项雄！她不死心！她不相信！罕见的勇气竟使她这样的小姑娘又一次朝囚犯队伍看去，又一次艰难寻找，又一次无畏的跋涉，此时此刻她只想着，“一定要找到项雄，肯定能找到项雄！项雄就在这里。”她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自信在支撑着自己。

她又一次看到那些丑陋的面目……

终于——

一张低垂着但又显然不甘心低垂的脸，暴露在舒宁的面前，一张苍白的熟悉的脸出现在舒宁面前，一张载满悲苦的脸，呈现在舒宁面前。

用不着再寻找了，这便是舒宁苦思苦想的项雄，痛心疾首的项雄……“项雄，你在这里？你竟在这么近的地方？我整整寻找了你三年，默默的悄悄的苦盼了你三年。漫漫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项雄，你知道我是怎样一天一夜、一分一秒地度过来的？”

舒宁觉得自己的心在一遍一遍松软，松软得几乎要从身体里坠出去，几乎要像水一样从身子里流走。她艰难地迈脚步，心中更艰难地哀吟着：

“项雄，我终于又看见你了，又看见你了……项雄。”

……

从小的青梅竹马，儿时的两小无猜，几度分离，又几度重聚。朦胧的爱，隐秘的情，难以启齿的感情折磨着舒宁多愁善感的心，成年累月地思盼，躲躲闪闪地交谈，羞羞答答地试探，爱的种子在还不成熟的心里发芽。这时，一场大的劫难降临，一夜之间，舒宁成了“叛徒”的女儿，项雄是军人的儿子，天壤之别。数不尽的日日夜夜，舒宁以泪洗脸，终日把自己囚在小屋子里，不见太阳，不见云彩，不见朋友，不见同学。

那是一个黄昏，舒宁的心比暮色更暗，她坐在床头，哭。不出声地哭。哭得心累极了。

一阵急促地敲门声骤然响起，把闷郁的空气一下子搅翻，舒宁恐怖地看着脏兮兮的白门，不知道又有什么灾祸降临，“抄家，是不是又来抄家？”她抹掉泪水，看着门，不敢开门，又不敢不开门，心虚惊颤地走近门口，一狠心，像拉开灾难一样拉开屋门。

门前站着一个英俊的青年。

久违了的年轻人。

“项雄——”

舒宁脱口而出，惊喜地看着面前的项雄，一阵丢失已久的幸福感掠过心头。

如同一个英武的出征勇士，项雄一身草绿，一步迈进门来，目光炯炯地盯着舒宁，气喘吁吁：

“我对你说，实在憋不住了，我跑了来就是想对你说，你别担心，我心里只有你，从来从来就只有你。我十九岁了，你才十六岁，太小了，长得太慢了。我等了你这这么多年，已经等不下去了。你太漂亮了，我怕别人先占下你，我怕一旦不跟你讲明白你就成了别人的人，我怕有人欺侮你，我知道有人想算计你，必须保护你，只有我能保护你。你别哭，你一哭就更像个小孩子了，你放心，从今往后，谁要是敢碰你一指头，我就砸烂他的狗头。别怕，一切有我。我爸爸妈妈不准我找你，又要断绝关系，又要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管，我瞧不起他们。好了，我得走了，总部正在开会，我是溜出来的。如果今天不对你说，我非憋死不可，也真奇怪，我怎么能憋了这么多年？”

项雄终于完成了他不吐不快的恋爱宣言，很满意地长舒一

口气，满脸闪动着一股子勃勃英气，两道剑眉刀削一样伸向额角，一双俊眼望着舒宁，男性的潇洒和英武柔和交融在一起，显得神采飞扬。

“哈哈，我高兴死了。”

他大声喊着，渲泄着他无比的痛快和喜悦，伸出他的大手猛地握紧舒宁的手，舒宁被他握痛了，幸福地呻吟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美丽太棒了，以至于舒宁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项雄，你说的都是真的？”

项雄没有回答，只是更紧地握着她的手，痛痛快快地笑，傻里傻气地笑，笑得舒宁只想痛哭一场。项雄伸手抹去舒宁的泪，点着她的额头说：

“你呀，快长大吧！”

说完，他深情地看了舒宁一眼，洒洒脱脱地拉开屋门，大呼一声：

“噢——”

院子里传来他高亢地叫声，像是在向满世界的人宣布他的爱情。紧接着是一声极端尖锐极端响亮极端撩拨人心的口哨，那口哨声久久地盘踞在舒宁心的上空。

他走了，舒宁坐在床上幸福的发呆，一切发生得那么快，结束得也那么快，像梦。舒宁感到有一座山耸立在身后。这座山对于一个孤女，一个像她这样无依无靠的弱女子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从此，舒宁开始了她少女时代最令人忘怀，最令人神往，又最痛苦的时刻，项雄像一只黑夜里的烛光温暖了她，照亮了她，燃烧了她。谁也想不到事情会变化的那么恶劣，舒宁突然就一下子失掉了项雄，失掉了她的初恋，她的光明，她心中的太阳。

秋天，作为学校文攻武卫营营长的项雄，奉令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时，还约好回来一起去爬山。那一天，天色晴朗极了，美丽的如同她的初恋。远远的，舒宁看到他们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清一色的柳条帽和两尺长的文攻武卫棒。女战士们统统把头发掖进军帽里，英姿飒爽的，分不清男女。他们站在车上笑得很响，全不像是去执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武斗，倒像是去夏令营，做客似的。

车就要开了。这时车上跳下一个人，朝舒宁这边跑。舒宁认出他叫黄毛，是项雄的铁哥儿们，她听项雄说过他。项雄把自己的就工名额让给了黄毛。“你不知道黄毛家有多困难，你想不到，让给他，我可以去当兵，我的机会比他多得多。”项雄曾很侠义地说过。这时，黄毛已经跑到舒宁面前，将一张纸条递给舒宁，并朝着舒宁怪模怪样地笑了笑便跑了。他肯定知道自己和项雄的关系，项雄不能告诉他的父母和姐妹，但他肯定告诉了他最要好的好朋友黄毛。

舒宁展开纸条，见上面写了几行字，字迹龙飞凤舞的，有几笔都把纸给戳出几个窟窿：

舒宁，你太美了。等着我。所有的一切因为你都变美了。真好。

你心中的哥哥

舒宁心中一热，眼中一热，将纸条悄悄叠好，小心翼翼塞进书包，抬头望去，卡车正驶出校门，朝阳里，她又听到了一声尖利的口哨声。

那当然是项雄吹的，绝不会是别人。

这场武斗，很残酷，黄毛被砸伤了头，鲜血顺着脸往下流，把脸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而项雄这一帮打死对方的一名男学生，是黄毛一伙打死的。等着项雄赶到，人已经咽气了。满脸是血的黄毛一见项雄赶到，一把揪住项雄，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那种绝望深深地夹在里面，哭得人心打颤。

眼里已经血红的项雄一把揪起地上的黄毛，瞪着凶狠的眼睛，怒吼着：

“哭？哭，你们就知道哭！哭顶个屁用！我是怎么交待的？你们这些饭桶！这些混蛋！还不他妈的赶快卷起来扔到海里？听到没有？快！都给我站起来！”

“营长，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封锁了大门，去叫警察去了。”有一个人在一旁提醒了一句。

项雄一愣，朝着屋里的人喊：“都站起来！”

屋里的人都老老实实在站起来，包括那个背红十字医箱的姑娘。他们全用恐怖的目光看着凶相狰狞的营长，项雄像条狼一样看着每一个人。突然，他挥起拳头，疯了一样把屋里所有的人狠狠地揍了一顿，连那几个姑娘也没有放过。直到看到许多人的嘴角脸颊上溢出了殷红的血，他才罢手。扶着墙站着一动不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睛疲惫地合上了。突然，他睁开眼睛，厉声命令他的士兵们：

“你们都老老实实在听着，谁也不准提一句黄毛，谁要是他妈的露一个字，我让他死不了活不成。听、见、了、没、有？”每一个字像一把匕首，杀气腾腾。

部下们慌忙地点头不及。

“一会儿警察来了，我说什么你们说什么，谁他妈的犯邪劲，

我操他祖宗八代，叫他也躺在这里。”说着，他踢了一脚地上的尸体。那是一张同项雄一样年轻的脸，刚才还咬牙切齿地大骂不止，现在却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臂上的红袖章已经被血染得发紫了。

“营长，警察来了。”

项雄一把拉过黄毛，说了句：“你给我放老实点。”话音未落，就挥拳朝着黄毛打去，“扑通”一声，黄毛摔到地下，脸朝下，竟一动不动。

在场的人惊得大气不敢出。

一阵混乱，几个民警带着一群文攻武卫破门而入，铁青着脸注视着现场。

“都带走！”一个头目命令着。

屋里一阵骚动。

“慢点！”项雄走过去，用手一挡：“这事与他们无关！我是营长！人，是我打死的！”说着一扬大拇指：“不信，你问他们！”

看着俯在地下微微喘息的黄毛，那个小头目脸更阴了，厉声问：“说，是不是他？”

项雄凶狠地瞪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是……是他打死的。”不知谁先开了口。

“对。”

“是他。”

“说实话，是不是他？”那个小头目走到背药箱的姑娘身边，逼问。

泪水已经流遍姑娘的面颊。她爱过项雄，她参加文攻武卫仅仅是因为项雄，可是……她抬起头，用炽热的目光痴看着项雄，心一狠，咬着牙根儿吐出两个字：“是他。”